



多幸运我有个我们



海陵

每次听莫文蔚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》这首歌,总会有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。

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多幸运,我有个我们。”这个“我们”中,有爱人的深情、朋友的帮助、亲人的守护,甚至许许多多熟悉的、陌生的人的关爱。

儿子在上海工作,微信上发来一句话:“要是感染了赶紧告诉我,安排人送药。”我一看,笑了,这话乍听上去牛哄哄的。没想到,第二天,顺丰小哥就送来了儿子寄的一纸箱物资。打开一看,有药、口罩、抗原测试盒,每一样都详细标注了使用时的注意事项。

这几天楼下散步的人明显少了,碰上了,相互提醒注意防护。有时还互赠防疫物资,调剂余缺。看报道,崇川区一小区业主群的群主,在群里发公告,表示若有发热家中没有药的邻居,可以直接联系他,他将送药上门。

疫情无情人有情,天气寒冷人心暖。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,多幸运我有个我们!”

期待春光明媚



淡如水

邻居有人阳了,描述嗓子疼得难以忍受,家里药过期了。我私聊她,我有冰棍,可能也只是略略缓解,但可以一试。还有就是我没有加入囤药大军,所以只能剪几粒泰诺给她。如果实在不能缓解,可以去医院发热门诊就诊,自己做好评估就行。

好几个朋友问我,可否还能在自己工作的医院买到各类药。我表示,医院肯定是优先供应发热门诊的,给真正急需的病人。我也相信,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一定会慢慢完善好,能让大家买上药,所以仅仅为了囤药,就不必了。不过如确有困难,我只要自己留几粒备用药就行,目前可以分几粒给你。

长长的隧道走了三年,即将见到出口处的光亮。这第一波冲击,一定比我们想象得更猛。挺住,会回到三年前的春光明媚!

跨越40年的拍摄



曹力军

1982年~2022年,这组照片是青年新村街口修鞋

师傅跨越40年的影像记录。

1982年,他从小伙子干到可敬可爱的老师傅,专注一生做好一件事!为了拍后来的这张照片,我带相机去了几次,因为疫情,他都不在。一切都是最好的



安排!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我终于拍到了!

原本他不愿拍,我给他看了40年前的照片后,师傅欣然接受、愉快配合!看得出来,是老照片感动了他……

喜见通剧有传承



江海颂

《陈英卖水》是通剧的一个经典,儿时我曾随二舅母多次观摩她亲叔陈映田演绎的这一经典。陈映田的艺名陈泉更为人们熟知,在我祖母那一辈眼里,那可是个偶像级大神,堪称“通剧中的梅兰芳”。

通剧是南通地方戏曲剧种,民间俗称为“童子

戏”,它的前五代名角都是原港闸区人。首代名角王金生出生1912年,今年应该是他的百十诞辰。他最初是职业巫师——童子,20世纪40年代初红遍南通。陈泉是第二代通剧传人中的领军人物。

“文革”期间,盛开的通剧之花受到了摧残,10年禁演使得通剧演员青黄不接。近几年来,濒危的通剧开始受到各方关注,前有作家黎化兄写的通剧《瓦匠女人》剧场大卖,今有喜见南



通市第三届青年演员技能大赛青年演员叶香的靓丽嗓音,省市几个评委均给予高度评价。

灶塘前的那团火



江建华

江西老家没有灶头画,但老家土灶里的那团火在我心里从未熄灭过。儿时的土灶,灶前有个火塘,灶头上挂着腊肉和老鼠刺(注:一种灌木,据说可以防止老鼠啃食腊肉),冬天烧饭时大人把火种扒拉出来,一大家子就围着那团火,其乐融融。那时的房子四处漏风,没有空调、没有电视,也没有手机,长辈们偶尔会扯些鬼

故事,怕听又忍不住要听。我的左臂留有一道伤疤,就跟灶前的火塘有关。据说是我岁左右时,爷爷抱着我烤火,我一下子扑倒在火塘里,然后大哭不止,直到后来棉袄烧穿,才知道原来是一粒火种顺着袖管滑了进去……

那个伤疤让我在学生时代颇有些自卑,轻易不敢示人,尤其是遇到自己喜欢的女生。如今,爷爷已去世20多年,土灶也再难亲近,那道疤却成了永恒的记忆。它让我时常想起远方的亲人,想起那灶塘前的火与温暖……



(扫码观看本文作者分享的视频“启东非遗之沙地灶头画”)



寒夜



彭常青

深夜的十字路口,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划破天际。他像一片随风舞动的黄叶,在空中画了一段弧线,随即飘向路边。胯下的摩托车飞出去好远,车身碎得七零八落。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冰冷的地上,脑后一片殷红慢慢扩散开来……肇事司机吓傻了,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
倒地的是我战友,一个曾经十分出色的无线电报务员。上学的时候,他就参加了当地人武部组织的中学生报务集训队,因为成绩优异被特招入伍。新兵连时我们在一个班,分到基层时又恰好在同一个连。他退役之后,被安置到家乡一所中学任教,他很喜欢也很珍惜这份工作。不久,娶了个贤惠妻子,生了个大胖小子,日子过得安稳且幸福。

他每天都会接送“三班倒”的妻子上下班。熟悉的人都夸他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事发当晚,他照例骑着摩托车去接妻子,途经一个十字路口时,由于车速过快,被一辆大货车撞飞。那晚,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妻子没有等到他的到来,却等来交警的电话!

我是第二天一早得悉这一噩耗的,顿时泪流满面。下葬的时候,我没能赶过去为他送行。听说所有到场的人,无不为了他的逝去感到惋惜。看到他一夜白头的父母,哭得死去活来的妻子,以及披麻戴孝、刚刚蹒跚学步的儿子,所有人都心痛不已。

那一年,他28岁。那天晚上,不胜酒力的他被人劝了酒。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和头像图片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